

王元化主編

學術集林

卷二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3
2
7

王元化主編

學術集林

卷二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XUESHUJILIN

(滬)新登字114號

責任編輯 吳國香
封面設計 王震坤

學術集林

卷二

(繁體字本)

王元化 主編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(上海冠生園路393號 郵政編碼:200233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七廠分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10.5 插頁1 字數220000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-3000

ISBN 7-80514-983-6/I·176

定價:16.00元

編委 (按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元化	任繼愈	朱維錚	余英時
李學勤	杜維明	汪榮祖	林毓生
周一良	周策縱	胡道靜	胡厚宣
施蟄存	張 灝	馮 契	湯一介
潘重規	劉述先	興膳宏	錢仲聯
蕭蓬父	饒宗頤	羅多弼	龐 樸

主編 王元化

學術集林叢書

存齋隨筆

熊十力著

錢穆與中國文化

余英時著

陸王學述——一系精神哲學

徐梵澄著

殷海光・林毓生書信錄

殷海光 林毓生著

王元化 近著

清園論學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思辨隨筆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清園夜讀

海天出版社

目 錄

沈曾植未刊遺文·····	沈曾植(1)
附：錢仲聯說明	
讀《弘明集》《廣弘明集》札記·····	陳寅恪(14)
附：章培恒說明	
五石齋日記選鈔·····	鄧之誠(22)
附：王鐘瀚說明	
馬一浮遺札·····	馬一浮(27)
《周禮·地官》孫疏校補·····	陳漢章(41)
略談古代陶器符號、陶器圖像和陶器文字 ·····	高 明(73)
原 象·····	龐 樸(101)
王仲任尚書說·····	朱季海(124)
《文鏡秘府論》《文筆眼心抄》解說·····	興膳宏(165)
勉 鈐·····	施蛸存(185)
《紅樓夢》閑徵婉孌詞發微·····	潘重規(190)
《孟子字義疏證》與《天主實義》·····	李天綱(200)
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自序·····	余英時(223)
談陳寅恪先生治史·····	唐振常(230)
梁漱溟與儒家的內聖外王理念·····	許紀霖(237)
《禹貢》與顧譚二先生·····	葛劍雄(252)
憶成都高師·····	姜亮夫(268)

蕭公權先生傳略.....	汪榮祖(283)
故人書簡.....	黃裳(286)
中國札記下篇.....	辜鴻銘(291)
《學術集林》卷二編後記.....	王元化(328)

沈曾植未刊遺文

沈曾植

沈曾植先生爲晚清杰出學者，爲王國維先生所推服。其學術筆記，余曾受其嗣子慈護之委托，整理爲《海日樓札叢》，附《海日樓題跋》，于一九六二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，僅印二千五百部，今已不易見到。至于《海日樓文集》，則尚未刊行，余于四十多年前客慈護家編《札叢》時曾鈔錄一副稿，于一九九〇年《文獻》第三期以後，次第將其中序跋碑傳各文鈔出發表。今應《學術集林》之請，鈔出其他尚未發表之文，以饗學術界同好。

（錢仲聯）

釋易卦反覆相配上

篤矣夫聖人之憂患于世，神以知來，極天下之蹟以存乎卦也。曰“乾坤毀則無以見易。”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于息矣。乾坤者，不息者也。以消息爲用，曷爲而有毀？日往而月來，月往而日來，寒往而暑來，暑往而寒來，十二辟卦之盈虛，其理

常，其運行也漸，密移焉而民不知，消息之所以爲十言之教也。今夫事固有非常者，剛反柔，起反止，上反下，見反伏，幾動于愛惡攻取之微，而禍極于天地反覆，谷反陵而岸反谷，龍蛇起陸，聖狂倒錯，擬之而不忍言，議之而莫知其動之所極，反覆之差，蓋簡易之所不能該，人理于是窮，天地之心于是息，而消息亦無可見矣。

易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邪？聖人與民同患之世邪？六十四卦之成列，其極數知來之極致邪？虞氏說之以反類，而劑以旁通。王氏之言曰：“一時之吉，可反而凶；一時之制，可反而用。”卦以反對，而爻亦皆變，魏晉之際，有安危利災之心焉。干氏之言曰：“反覆相酬。”孔氏述之曰：“兩兩相耦，非覆則變。”其義以反覆不差者爲變，差者爲覆。嗚呼！六十四卦之中，變者八而覆者五十有六，變之窮猶可通，覆之窮無可通也。嗚呼！雜卦之微旨，李鼎祚則既知之矣。

釋易卦反覆相配下

虞氏之說反覆也，曰“否泰之成，無不即反就三，反復道能接乾生乾。”誠知夫反覆之必不可免也。及內貞之未成外悔，洗心而藏密焉。留大壯，夬之有餘，括囊以坤，葆泰三爻于不變，誠令乾乾相接，萬世不敝可也。假天定而人不克違，則六四括囊，六五黃裳，出剝入坤，皆乾爲之。爲而不宰，立大用于消息之外。消息至而復見焉。所謂以坤要終者，所謂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者邪？京氏八純之法，五爻變，獨上爻未變，至于此則終剝入坤，形勢

已成。苟就剝而反于復，猶可言也，入乎坤，則反覆不衰之卦，萬古如長夜矣。悲夫！京氏學之不變于上也，其由碩果之義引而申之者乎？游魂于四(?)，猶虞氏之括囊也。歸魂大有，猶虞氏之接乾生乾也。其所以避入坤，避入反覆不衰之坤，宗旨蓋同。而虞氏就三爲先天，京氏就上爲後天，先後之間，難易懸絕。蓋且有致命遂志，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，非復知幾其神之神武不殺者矣。宗廟之象，游魂歸魂之辭，豈不悲哉！

聯按：此二文似皆借論《易》以寄清亡之感者。當作于民國初年。

小 畜 說

小畜爲文王居羑里之時。履承小畜，所謂憂患也。謙承大有，有大者不可以盈，猶物畜之當有禮也。復承剝，恒承咸，損益承蹇解，困井承升，巽兌承旅，皆中古憂患之切近者也。履和則泰，謙尊則豫，復自知則無妄，恒一故能遁，損辟害，益興利，故能夬，困寡怨，乃能井，井辨義，故能革。至于革，而湯武之事著矣。巽以行權，而說言于兌，周之所以八百過曆也。九卦起于履，履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終于巽，重巽以申命，仁之于父子，義于君臣，禮于賓主，智于賢者，聖人于天道，皆命也，皆重巽所申，亦即履所辨以民志者也。夬革之後，終之以巽，遠矣哉！

論讀明史

《明史》列傳，屢經修改，特爲詳密。其中師友淵源，朝局剝復，始終離合，往往于一傳具之。且有以一傳具一事本末者，若原杰開鄖陽，韓雍平藤峽，胡宗憲之平倭，李成梁之禦插漢朵顏，曲折瞭然，事迹該備，即以作紀事本末可也。類傳流別尤明，觀其目可識其人大概。

朱子作《通鑑綱目》，諸儒競以書法說之。其實朱子爲綱目之意，即司馬公爲目錄之意，全書浩博，提要鉤元，有取便觀覽之意焉。自唐以前，有《通鑑》，有《綱目》，繁簡相資，闕一不可，初學循是而後可讀正史。若明事，則欽定《綱目三編》，事目至詳，注文至備，文省于涑水，而義博于紫陽，學者精熟是書，參以《輯覽》後廿卷，一代大事，瞭如指掌，即從此以觀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鑑》、《明紀》之類，雖未肄業，無不可也。若于《三編》、《輯覽》尚生疏，則宜先讀二書，再參正史。

凡一史必有一史體例，未諳體例，不獨昧著述之指，即檢閱亦多不便。欽定《明史》，以王儼山《明史稿》爲本，《史稿》凡例，即《明史》凡例之本也，凡二卷，刻在《明史稿》前，此學人不可不讀者。

景泰、天順以前，士大夫沿習宋元學脈，樸者謹繩墨，華者尚文章，臺閣從容，未暇治國聞、論經世也。成化、宏治以後，文學日新。嘉靖以還，鄭端簡、王鳳洲掌故名家。一世士大夫多留意典章制度當世之事。新鄭、江陵出其間，相業爛焉。然萬曆以後，尤多議論二祖開創之規模不備。科舉之士，薄于史

家，又無由究治亂之原，講之無本，說之無緒。迄至末造，亭林南雷之學出，而玉步已移，無救于國家之危敝矣。統列傳二百二十卷觀之，風節著者十之五，事業著者十之二，斯亦尚論者所當留意也。

自東漢以來，士大夫矜持名節，莫盛于明。廉頑立懦，尚友在茲。若其議論之闊疏，則有不容諱者，綜《名臣奏議》二十卷觀之，抒忠憤者多雄文，言政事者鮮達識，儒效短長不相掩者，概可見矣。

讀《明儒學案》者，不可不讀《明史》，《學案》言其理，《明史》徵其事也。讀《日知錄》者，不可不讀《明史》，《明史》如脈證，《日知錄》如方藥也。辨傷寒乃知陷胸承氣之適時，習明事乃知《郡縣》、《生員》之爲篤論，凡亭林之說不可通行後世者，大抵明季切用之論也。王船山《讀通鑒論》，亦宜以此揆之，而以顧、王二家之論衡《明史》，亦可折衷群議而無惑也已。

《明·志》十五門，原本諸書，大都尚流傳于世，《會典》、《一統志》、《曆法全書》、《集禮》、《諸司職掌》、《律集解》，其尤大彰彰者也。諸書大體，志文已挈其綱維，故讀志有得者，他日于此諸書皆可以一披覽而識其條理，此亦以約致博之道也。

讀《天文》、《曆志》而後知《數理精蘊》、《曆象考成》之淵深，讀《樂志》而後知《律呂正義》之完備，讀《禮志》而後知乾隆大禮之崇閎，讀《刑法志》而後知雍正詳刑之平恕，通乎因革之原，而後列聖垂裕精心，管窺可逮。晉、宋有三史之學，宋儒多習《唐書》，掌故名家，取資近代，非特俗變相類，論卑易行已也。

說宛委山

《吳越春秋·越王無余傳》：“禹傷父功不成，循江浙河，盡濟甄淮，乃勞身焦思以行，七年，聞樂不聽，過門不入，冠挂不顧，履遺不躡。功未及成，愁然沈思，乃按《黃帝中經歷》，蓋聖人所記，曰‘在于九山東南天柱，名曰宛委，赤帝左闕，其岩之顛，承以文玉，覆以磐石，其書金簡，青玉爲字，編以白銀，皆瑑其文。’禹乃東巡，登衡岳，血白馬以祭。不幸所求，禹乃登山仰天而嘯，因夢見赤綉衣男子，自稱玄夷蒼水使者，聞帝使文命于斯，故來候之。非厥歲月，將告以期，無爲戲吟，故倚歌覆釜之山，東顧謂禹曰：欲得我山神書者，齋于黃帝岩岳之下，三月庚子，登山發石，金簡之書存矣。禹退又齊，三月庚子，登宛委山，發金簡之書。按金簡玉字，得通水之理。復返歸岳乘，四載以行。始于霍山，回集五岳，《詩》曰：‘信彼南山，惟禹甸之。’遂巡行四瀆，與益、夔共謀，行至名山大澤，召其神而問之云云，益疏而記之，故名曰《山海經》。”按宛委之山，《吳越春秋》注謂在會稽，一名玉笥。蓋自魏、晉以來，地志舊說，相沿如此。徐氏所言，固越故也。然此引《黃帝中經》，而《中經》明言東南天柱，名曰宛委。天柱在濶不在越，則《中經》所謂宛委者，亦必濶山非越山矣。禹求書于衡山，神人授書于岩岳之下，得書則反岳，治水則始于霍山。明此天柱在衡霍山內，而宛委即濶山天柱，皖人乃自古無知之者。余謂濶有宛委，越亦有宛委，越有塗山，淮亦有塗山，皆夏后子孫，隨其國土，述祖烈而名之者也。

記畫地圖法

分圓圖者，地球緯度，北狹南寬，肖其形勢而爲之，所謂圓錐畫法也。繪地之法，通新舊凡三家：一曰簡平儀法，取度于弦綫，可以表太陽出入，節氣早晚，然中邊廣狹，差數懸殊，形既不真，量尤多礙，作地圖者罕用之。一曰渾蓋通憲法，取度于切綫，常以心角邊角倍半比例爲立算之根，其經緯相交皆直角，閱圖者旋轉視之，即某方東西南北之真形，其量法從中心向四面量之，即中經緯距某處經緯真數，整齊簡要，最爲繪地球全形者之通法。一曰海圖推方法，取象于圓柱，而經綫自赤道而北，逐度長率，恒與緯綫縮率，爲地理家以赤道大圈求逐度距等圈之反比例，此與球面形不相似，取其四正四隅，居所不例，便于航海者所用，非繪地之正法也。三家之法，自以切綫法爲最真。惟其量算之本，必須起自圓心，爲地球全形者相宜。若分洲分國之圖，割取球面之一段，不具全形，圓心如不在圖中，則比例尺即無從施用。又凡平圓面積，視同徑球皮積之比，恒以一四爲通率，切綫圓縮渾爲平，則所得半球地面之積，校以實體，才得二分之一，渾圓之體，不可摹其皮積，展出摹之，經綫可引直入圖，而緯綫之差，可令其盈朒無多，甚小于一二之比，此圓錐圖法所以作也。

重建天柱閣記

舒州，山郡也，背岳而面江，自唐、宋以前，九能之士，游茲

土者，靡不徵大宮小別之雅文，侈漢帝唐宗之遺迹，隴山喬岳，仙祠靈洞，宏廓殊觀，咏歌無斁。蓋灊岳天柱之名，肇見漢初，而閣負岳勝以爲尊，遂以舒州天柱閣名聞當世。嘉定辟兵，徙懷寧于盛唐灣，舊城圯廢。迄元世別建潛山縣，于是昔之負岳爲尊者，壹屬諸潛山，而懷寧獨得江濱狹地，背龍山而面江流，無復漢、唐壯觀矣。《明一統志》猶沿宋舊，書天柱閣于懷寧，嘉靖中，天水胡纘宗守此邦時，于西門外復建天柱閣，顧已非復宋時舊址，而登高西望，晴峰涌翠，猶時時遠見于霜清霧霽之朝，縹緲崇嚴，發人寤嘆。司元司命之真靈，若頽弁而眷顧乎此都，居者游者，藐焉勿矚，惜已。

余嘗有感于茲而遡稽地志，恨不詳閣建何年，偶檢郭功甫《青山集》，得《輿地紀勝》所載詩之全章，題曰《舒州使宅天柱閣呈朱光祿》，朱光祿者，朱公綽，吳人，樂圃先生長文父也，官至光祿卿，見盧氏《蘇州府志》。其守舒當在熙、豐間，詩云：“城頭建閣舊丞相，窗戶再興（聯按：檢《青山集》作“新”。）光祿賢。”檢乾隆《通志·職官表》，熙、豐前以故相來守舒者，惟李文定公迪，在天聖初年，閣蓋創于李，修于朱也。

夫今懷寧非昔懷寧，明之天柱閣，已非宋之天柱閣，余今重建此閣，則又非胡氏舊地矣。獨夫山川形勢軒偉博大之觀，光景常新，亘千載而神期不貳，軫軒周流，瞻山眇隰，元封巡狩之壇，開元真符之廟，肸蠁益葢，禮崇典肅，其皆乘國家勝氣而百神受福者乎！桐城宅山內，朱邑所祠也。望江介山外，麴信陵所治也。我思古人，庶或見之。三祖之山，龍眠石牛之丘壑，夾山挂車之厄，皆大岳之支分，歷史賢達事功之紀識，我所願游，而羈于職事，可望而不可即者也。功甫詩卒章曰：“祝公